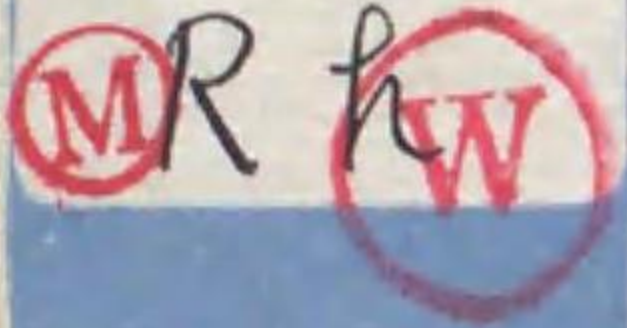


增補 史記評林

第十六冊

222.03

Si229R_s



~~222.03~~

~~R_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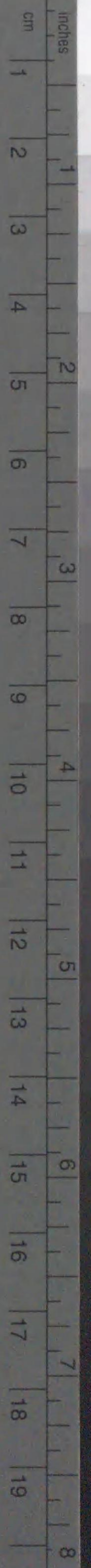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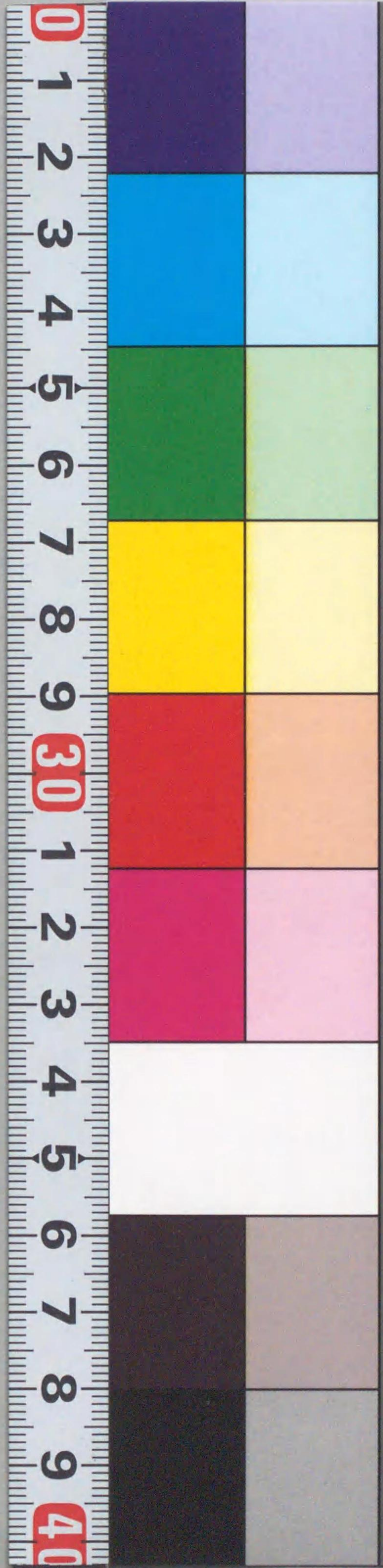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22.03
SL229R6
RR



国立国会
25.8.10
図書館



209925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唐順之曰太史公
創史記列傳蓋以
載一人之事而為
體不同迨後兩漢
書二國晉唐諸史
則第相祖襲而已
方苞曰本紀列
傳後皆有論惟伯
夷孟荀合傳與論
為一故無後論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敘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
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今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外為列傳
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
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
佛道齊妙興法垂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
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
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二卷次以
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大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
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
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
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
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季耳無為自化清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

史記評林

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
莊周申不害特所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敕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
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
以韓非與商君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

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五篇又書稱孔子求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也秦穆公九百三十三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
中候今百篇之內見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舜遜位讓於虞舜

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
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玉

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
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道於中嶽潁水陽箕山之

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
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

求其名譽汚善積口孽積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
隱曰說者謂諸子禪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造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其事傳之變體也○唐順之曰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起玄入妙○陳沂曰傳伯

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

淚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屈為高而來
堯之見求及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
而傳子後不異哉讀史者方且決其
事之有無以闢傳者之妄乎以為正
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用尤不得侈
以為高耳
董份曰先叙登箕山見有其人也
按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賦天
下為不足道耳
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
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
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謂方苞曰言孔子謂夷齊無怨親軼
詩之意似亦不能無怨也

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暉東方朔見其文
其上蓋有

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問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

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
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

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
不食周粟而餓死諸音諷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

怨詞也故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
云可異焉

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

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索
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親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即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天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優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在按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荳蔓生其味亦如小荳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熾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

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成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天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可也

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故曰而卒蚤

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盜與跖同並音之

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

之陽膾人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

仰曰日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睢怒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

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

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

二十里河北縣水漢大陽縣也又○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

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

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

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竄跡滄

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行不由徑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

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

增補史言行本

伯夷列傳

三

官

或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

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殺

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

其粟飢然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

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王直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外也史遷何

自而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

李夢陽曰顏大蹠壽以變言耳彼信

能與世推移取富厚是貴多金玉貨

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

補方苞曰因伯夷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

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陷正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慨憤或出忠

平伍胥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

相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眾木亦有不出者故須歲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上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

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此已下雜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

益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

疾沒後懼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素行立名後代

賈子曰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

貪夫狗財

正義曰狗財迅反狗求也

烈士狗名

索隱曰言貪權

勢以矜夸者至

云歛權也

衆庶馮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免言衆庶之情益馮恃矜其生也鄭誕生作

同明相照

並繫辭文

非知天也

補方苞曰言聖賢

所重者在行成名

立不以一時之豐

粹榮辱而亂其德

也

補方苞曰馮者任

也任其生之所之

而質質焉所謂誘

然以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也

趙恒曰是遵何

德哉曰倘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重疊

致疑於天人之際

有似夷齊之不能

無怨也直至道不

同以下乃決言不

重彼輕此而所以

無怨之實也疾

沒世而名不稱

一句乃一篇大意

言生前之富貴不

可求而沒世之名

乃烈士之所徇亦

猶貪夫之徇財夸

稱悲夫

正義曰趨音趣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

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閭巷之人欲砥行

者之夙稱發廢之
為生各從其志也
至巖穴之士云云
繳束通篇大意照
管疾沒世不耦之
語也以淫滅不稱
者為可悲則夷齊
得夫子名顯者為
可無怨明矣

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子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
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勳而孔
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直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知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天子不為
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遜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公生之命在左右

伯夷黃讓也未嘗
不嘆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與古
公王迹闢廬拔僚
實服荆楚夫差克
齊于齊鳴夷信語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知由
光
不少概見則向之
西山餓草軼詩獨
存者舟之水消風
釋矣又何怨此太
史公縱橫妙處羅
大經謂東坡赤壁
賦
步驟此傳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死
怨惟得孔子言之
故益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
後世無聞焉是以
砥行立名者必附
青雲之士也此一
篇大意若不如此
則首尾似不相貫
而引由光事少味
矣
補方苞曰言人事
無常天道難知即
沒世之名亦有不
可知者或有所附
而彰顯或無所附
而湮滅其窮於富
時而又無稱於後
世者尤足悲也○
按丹鉛摭錄云青
雲之士謂聖賢立
言傳世者孔子是
也附青雲則伯夷
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為青雲謬
矣○趙恒曰伯夷
叔齊雖美以下大
意言夷齊以烈士
殉名得夫子序列
而名
益彰宜無怨也惟
夫巖穴之士砥行
立名如夷齊者后
世不遇夫子而名
不傳為可悲耳通
篇委曲感嘆于
長益自許而自傷
也趨舍有時言其
所趨在此則所舍
在彼趨富貴則舍
令名趨令名則舍
富貴若此類若伯
夷
之類也正義所註
似未明

首隱公史記世家
首吳泰伯列傳直
伯夷黃讓也未嘗
不嘆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與古
公王迹闢廬拔僚
實服荆楚夫差克
齊于齊鳴夷信語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知由
光
不少概見則向之
西山餓草軼詩獨
存者舟之水消風
釋矣又何怨此太
史公縱橫妙處羅
大經謂東坡赤壁
賦
步驟此傳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死
怨惟得孔子言之
故益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
後世無聞焉是以
砥行立名者必附
青雲之士也此一
篇大意若不如此
則首尾似不相貫
而引由光事少味
矣
補方苞曰言人事
無常天道難知即
沒世之名亦有不
可知者或有所附
而彰顯或無所附
而湮滅其窮於富
時而又無稱於後
世者尤足悲也○
按丹鉛摭錄云青
雲之士謂聖賢立
言傳世者孔子是
也附青雲則伯夷
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為青雲謬
矣○趙恒曰伯夷
叔齊雖美以下大
意言夷齊以烈士
殉名得夫子序列
而名
益彰宜無怨也惟
夫巖穴之士砥行
立名如夷齊者后
世不遇夫子而名
不傳為可悲耳通
篇委曲感嘆于
長益自許而自傷
也趨舍有時言其
所趨在此則所舍
在彼趨富貴則舍
令名趨令名則舍
富貴若此類若伯
夷
之類也正義所註
似未明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
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齊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暗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禱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附驥
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就謂于
長愛奇哉

伯夷黃讓也未嘗
不嘆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與古
公王迹闢廬拔僚
實服荆楚夫差克
齊于齊鳴夷信語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知由
光
不少概見則向之
西山餓草軼詩獨
存者舟之水消風
釋矣又何怨此太
史公縱橫妙處羅
大經謂東坡赤壁
賦
步驟此傳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死
怨惟得孔子言之
故益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
後世無聞焉是以
砥行立名者必附
青雲之士也此一
篇大意若不如此
則首尾似不相貫
而引由光事少味
矣
補方苞曰言人事
無常天道難知即
沒世之名亦有不
可知者或有所附
而彰顯或無所附
而湮滅其窮於富
時而又無稱於後
世者尤足悲也○
按丹鉛摭錄云青
雲之士謂聖賢立
言傳世者孔子是
也附青雲則伯夷
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為青雲謬
矣○趙恒曰伯夷
叔齊雖美以下大
意言夷齊以烈士
殉名得夫子序列
而名
益彰宜無怨也惟
夫巖穴之士砥行
立名如夷齊者后
世不遇夫子而名
不傳為可悲耳通
篇委曲感嘆于
長益自許而自傷
也趨舍有時言其
所趨在此則所舍
在彼趨富貴則舍
令名趨令名則舍
富貴若此類若伯
夷
之類也正義所註
似未明

伯夷黃讓也未嘗
不嘆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與古
公王迹闢廬拔僚
實服荆楚夫差克
齊于齊鳴夷信語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知由
光
不少概見則向之
西山餓草軼詩獨
存者舟之水消風
釋矣又何怨此太
史公縱橫妙處羅
大經謂東坡赤壁
賦
步驟此傳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死
怨惟得孔子言之
故益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
後世無聞焉是以
砥行立名者必附
青雲之士也此一
篇大意若不如此
則首尾似不相貫
而引由光事少味
矣
補方苞曰言人事
無常天道難知即
沒世之名亦有不
可知者或有所附
而彰顯或無所附
而湮滅其窮於富
時而又無稱於後
世者尤足悲也○
按丹鉛摭錄云青
雲之士謂聖賢立
言傳世者孔子是
也附青雲則伯夷
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為青雲謬
矣○趙恒曰伯夷
叔齊雖美以下大
意言夷齊以烈士
殉名得夫子序列
而名
益彰宜無怨也惟
夫巖穴之士砥行
立名如夷齊者后
世不遇夫子而名
不傳為可悲耳通
篇委曲感嘆于
長益自許而自傷
也趨舍有時言其
所趨在此則所舍
在彼趨富貴則舍
令名趨令名則舍
富貴若此類若伯
夷
之類也正義所註
似未明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仲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其政，管子云相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方苞曰：管晏事迹見於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其軼事。

楊慎曰：自管仲至王翦皆為左傳國語國策所掩。

唐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繫，蓋所謂神化者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首叙。

管仲之出處而以政君之功結之，次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次言其致伯之相略，而以所一傳畢矣，亦傳之增補也。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

二鳳文館藏

209925

增層隆曰綿綿之

得之則綿綿不得

則稿矣士不得相

知則沒世而文采

不見管子信才賢

微鮑叔則齊國一

帶囚耳故仲所為

鴻也鬱烈者皆叔

有矣是以君子貴

叔也余故高其義

及穿頰時實為之

立祠云

方苞曰管仲之

功煇耀史籍於本

傳叔列則贊矣其

微時事則以稱鮑

叔者見之此虛實

詳略之法也

凌約言曰前後述

管仲自言凡兩見

而敘事即在其中

突此太史公傳記

一法也○茅坤曰

以下並鮑叔之賢

容以形主之體○

按考要云鮑叔之

死也管仲舉上祿

而哭之哀從者

曰非君父子也此

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

為無恥知我不羞

小節而恥功名不

顯于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鮑

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子孫世祿於

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

索隱曰世本云莊

仲山產敬仲夷吾

夷吾產武子鳴鳴

產桓子啓方啓方

產成子孺孺產壯

子盧盧產悼子其

夷其夷產襄子武

武產景子耐步耐

步產微

仲既任政相齊

正義曰國語云齊

桓公使鮑叔為相

辭曰臣之不若夷

吾者五寬惠柔

民不若也治國家

不失其柄不若也

忠惠可結於百姓

富國彊兵與俗同

好惡故其稱曰

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上服

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

物有制度則六親

堅固也六親謂外

祖父母二姊妹三

兄弟之子

四從母之子五女

之六也王弼云父

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管子曰

曰禮二曰義三

曰廉四曰耻

下鮮少而百姓

易作行也

俗之所飲因而

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其為政也

善因禍而為福轉

敗而為功貴輕重

也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衡正義曰

索隱曰輕重謂錢

也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衡正義曰

索隱曰輕重謂錢

因而伐楚責包茅

不入貢於周室桓

公實北征山戎而

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

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曰今齊

州東河也

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

索隱曰沫音妹左

傳作曹

管仲因而信之

正義曰以劫許

之歸魯侵地

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知與之為取

政之實也

索隱曰老子云將

欲取之必固與

之是知此為政之

所實也

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

玷

正義曰三歸三姓

女也

齊人不以為侈管

仲卒

正義

晏平仲嬰者來之

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

今東萊地也○索

隱曰名嬰平

蓋仲字父桓子名

弱也○正義曰晏

氏齊記云齊

城三百里有夷安

即晏平仲之邑漢

為

夷安縣屬高密國

應劭云故萊夷維

邑

事齊靈公莊公景

公

索隱曰世本及系

本靈

公名環莊公名光

景公

以節儉力行重於

齊既相齊食不重

肉妾不衣帛其在

朝君

增補曰已平木

管子列傳

管子列傳

管子列傳

管子列傳

管子列傳

機線之士動輒張

語及之即危言

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

語不及之即危行

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修業行畏責及也

管晏卑卑無奇此

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

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

以此三世顯名

身爲之何論匡合

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管至中牟觀弊冠反表負芻息於途側

下亂矣吁嗟乎管

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子者奈何可輕管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

正義曰懼休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

也

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山又云齊晏嬰塚

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外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所共知故著其權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唐順之曰善因禍

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而爲福數句得仲

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子骨體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茅坤曰按此一段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推碎管仲心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按下三事即因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禍爲福轉敗爲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功所謂輕重權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衡也太史公連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下實字因而字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而管仲相桓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霸業俱見矣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柯維其曰管子順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說死云管仲築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以掩桓公非自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傷於民二說不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同當以戰國策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爲據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事亦人所共知故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本傳不復叙列與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管仲同而總論其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爲人即於序次其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顯名諸侯見之與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管仲異此章法之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變化也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晏子春秋云仲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尼曰靈公汗晏子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事之以整齊莊公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武景公奪晏子事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之以恭儉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茅坤曰節儉力行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一句道盡晏子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唐順之曰虛語叙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事歐公誌文多用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此法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按順命諸直行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也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增補已巳平木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管晏列傳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傳叙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不重帛

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亦難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

其也

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八臣之炯戒也

楊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眾乃實廣豈不掩肩轉禍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銀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察行能者同乎哉

載此有深意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字濟軍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誦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賢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載越石父及御者一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禎曰記脫石父子厄見好爽記御者見謙慎

光緒曰春秋時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鮑叔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御者見謙慎

御者見謙慎

御者見謙慎

御者見謙慎

御者見謙慎

御者見謙慎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終

巖谷脩 同校

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於數人合傳者皆有義法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曰珠韜玉機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唇額有

三五達理

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踵二五手抱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遊李樹下廻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

張君相云

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華必考教衆理達成聖學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

縣至高帝十一年

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

時楚節王純都彭城

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

鄉祠老子

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

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將問禮於老子

索隱曰大戴禮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為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孔子適周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增補已巳平水

老莊申韓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公列傳於數人合傳者皆有義法

今合讀之尤見其

奇此傳自莊子以

下每人眾斷提頭

必小司馬之陋也

補方苞曰老子列

傳始詳其國邑鄉

里姓氏字名諡爵

職守終及其子孫

雲初封爵時代居

國蓋以世傳老子

為神仙幼惟之流

故詳之以見其不

然也

黃震曰按老子孔

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于申韓豈不以申韓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

遷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或者
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
老莊申韓為一家
而推老子為深遠
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
為本無事功可
考太史公立傳
只據其語孔子
之言與孔子贊
之語及令尹
喜強之之語以
繫其平生而以
莫知所終結之
中間運用或曰
或言而又緝以
莫知其然否正
應莫知所終句
後隱君子句與
自隱無名子將
隱矣相應至老
子之子一段則
據其苗裔以竟
其所終耳世之

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
隨也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 正義曰蓬沙積上轉蓬
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
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蓬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
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
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

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
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
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
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
之衰迺遂去至關 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
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 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
關今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索隱曰李
尤函谷關
銘云尹喜娶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
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干偽反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
善內學星宿服精養德德行仁時

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
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
向所記物色而迎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
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 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
於蒙山之陽莞菽為糧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舉山播種五穀楚王
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
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

時云益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千古好事者據
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
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益或皆疑辭
也世不的知故言益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云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
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益年三十也去平王二十二年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
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子大始之先起于無
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徐
曰實一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
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
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
正同尋其意義亦不違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
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
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二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
所謂邑亦如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

學老子數句乃
儒老不相能本
旨無為二句一
篇之案却於未
後鑽之萬鈞筆
力也此傳始終
變幻真猶龍哉
余有丁曰按蓬累
而行謂積累蓬
若今之笠然

茅坤曰老子只欲
結束自家一點性
命虛無處
趙恒曰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儒者
垂世立教之大典
而老子修道德無
為無不為以禮為
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故以為朽骨之
陳言而譏夫子以
驕氣淫志與多慾
態色以為開非所
問者其道異也

增補已巳平水

老莊申韓列傳

茅坤曰老子猶龍以其所見遠能逃于物之外

木宗子注索隱曰音錄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

曰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也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實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

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在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

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拾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

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去篋音去劫反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以詆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詆孔子之徒詆評毀訾孔子也

楊慎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又旁及畏累虛元桑子傳之變體也補方苞曰前言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後言太史儋後孔子百一十九年而中間入老子年數蓋謂老子隱去其年壽所極世人亦莫知其真故與老萊子太史儋

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去篋音去劫反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以詆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相混也又老萊子與老萊子同時同國而著書言道家之用周太史儋與老子同官同嫌名而號前知故其傳與老子相混而太史公正言老子為隱君子所以破衆說之荒怪且見老萊子與儋別為二人也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蠱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及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首庚元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子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瑨云山有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灰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汪洋音汪洋二字又音晃養又作養正義曰汪洋音翔已音杞

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索隱曰狐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正義曰子豈去索隱曰音棘無汚我索隱曰汚鳥故反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讀

去索隱曰音棘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鈞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以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

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索隱曰狐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正義曰子豈去索隱曰音棘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鈞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以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

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箭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猶龍焉專氣致柔此傳不嬰兒以全不為物同也

先物莫敢先請諡曰教厥教在玄

混元一氣夙秉靈

樞吹萬布德真人

是備馮形為物乘

化無隅鐘焉埋照

遊世於虛玄德獨

朗衆器為羅宜不

上善閱測群恩世

無關矣孰探其珠

按隱君子句結

上數段且與自

隱將隱相應乃

老氏千古斷案

也

董份曰先綴數語

以贊老子亦變體

柯維騏曰朱子謂

莊子才高如老子

又謂其不肯學孔

子所謂知者過之

者也○茅坤曰太

史公于莊子之學

未移

必知而其文自澹

宕可愛○尤縉曰

邵子云莊子著盜

距篇所以明至愚

雖至聖亦莫能化

蓋上智與下愚不

申不害者京人也

之賤臣學術以干

韓昭侯十五年終

申子之學本於黃

老而主刑名著書

二篇號曰申子

法術之學

而其歸本於黃老

著書與李斯俱事

荀卿如非非見韓

之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非疾治國

不務修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

富國彊兵而

以求人任賢及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

於功實之上以為

儒者用

交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

胥之士

所用非所養

今者所養非所用

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

故作孤憤五蠹內

外儲說林說難十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新序曰由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

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二十餘

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術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

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斯自以為不

能道說而善

韓王不能用於是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

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以求人任賢及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

交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胥之士

所用非所養今者所養非所用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

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

說之難為說難書甚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索隱曰說音稅

難音奴千反言

凡說之難非吾

故鄭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新序曰由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

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二十餘

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術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

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斯自以為不

能道說而善

韓王不能用於是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

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以求人任賢及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

交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胥之士

所用非所養今者所養非所用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

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

說之難為說難書甚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索隱曰說音稅

難音奴千反言

凡說之難非吾

故也又言盜跖

言事之無可奈

何者雖聖人亦

未知之何漁父

言事之不可強

者雖聖人亦不

可強此言有無

為之理順理則

無為強則有為

也

按空語無事實

即前所謂寓言

也

鋪方苞曰屬連也

書文字也莊子之

文以已意連合二

字而不見他書者

甚多所謂善屬書

也離麗也使辭與

事相附麗也

按此篇在其言

沈洋自恣以適

已處截上叙其

學下叙其事然

樞是以自隱無

增補已巳平水

卷之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名為務脫不得此難是難
其要本歸於老
子之言一句意
尚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索隱曰劉氏云關
說之難正在於此

增王世貞放士贊
曰莊生漆園沈洋
自恣抑彭等癡語
皆孔氏笑謂楚相
穰牛以警上下十
載莫得而殺請益
曰教厥教道送
余有丁曰此傳思
極微勢極曲折
則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矣
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
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
節也○正義曰前入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陳遠之
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
遭顯戮也○正義曰前入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
言而顯不收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
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
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
事前入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
如是

大略可見
茅坤曰敘事處
獨述非之說難
一篇可覽
○邵離子曰韓非
子為政于韓且十
年韓貴人死于法
者無完家於是韓
多曠官王謂公叔
曰寡人欲用人而
韓之群臣舉無足
官者若之何哉公
叔對曰王知夫種
樹矣臣家國東郊
世業種樹樹之材
者松栝栝栢可以
為棟梁種之必三
五十年而後成其
下者為柳柳栢柳
種之則生不過為
薪故以日計之則
棟梁之利緩而薪
之利速以歲計之
則薪之利一而棟
梁之利百臣俱種
之世享其利是以
其挾詐賣已之權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主以為借已之資籍也
論其所憎

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藉而引美善之議以推入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之議以推入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滿周至之恩澤

是者身危
有敗則見疑知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
牆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與音預人
主先得其計已攻

彼顯有所出事
迺自以為功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
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
危○正義曰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
必不為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本紀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
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及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
止之

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
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為而說
者彊止之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
正義曰間音犯說彼大人之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齷齪
索隱曰韓子好權作實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
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齷齪音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齷齪
索隱曰韓子好權作實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
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齷齪音
主以為借已之資籍也
論其所憎

富甲於韓國臣鄰之宴更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枯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備也今君之用人也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眈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致瑞摩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則以為為嘗已

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已也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入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

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說之勢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入主之所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正義曰斷音端亂及勇其斷說士無以

自多其力

則無以其難概之

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

乙同行者說士陳

言無傷甲也

難也○按通篇以知難為主知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行三節結以不可不

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爲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喻作結而中云

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大忠無所

拂辭

索隱曰拂音佛犬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

悟言無所擊排

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

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

亦不擊排乃後周澤澤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

君臣相合乃是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極淵深辭極富

極古雅自是先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

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

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

伊尹爲庖

滋味說湯致

百里奚爲虜

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

曰汙音烏故反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其子曰不樂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凶其財其家

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

不至適足取次說
難篇蓋非最得意
之文最失意之遇
也 補方也曰極知盡
知其事與心之隱
也

按行即諫行言
聽之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
謂交淺而言深者
也

補方也曰也當作
他如晉欲伐陸渾
之戎而假於祭維
是也

余有丁曰按謂所
說者其心有所為
至微也而顯言假
物以濟其私

余有丁曰按謂論
說人主所愛之人
則疑以為借我而
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
厭其多而倦其
姚賈害之豈非

之如嚮而辭無所
抑彼自以為獨悟
則無改其瑕隙
補方也曰節當作
節謂直指是非以
匡飭君身也
按晉世家滅下
有虞虜二字
光緒曰韓子汗
也之下有今以
五言為宰虜而
可以聽用而振
世十五字文氣
較順
補李廷機曰總宋
人關其思二事而
斷之以非知之難
也處知則難矣文
有關鎖

何孟春曰鄭人非
不知用其臣之謀
也而關其臣以戮
非以其謀之忠戮

增補口已平本

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矣昔者鄭武公欲

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

于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

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

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

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

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

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

王欲弇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

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

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增補口已平本

老莊申韓列傳 七二鳳文館

增補口已平本

增補口已平本

增補口已平本

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邵實曰此其事在彌子瑕无足論者若夫仁人則毋病而駕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事罪則毀傷其肢體得為孝子乎抑事君于是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卒於于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履西垂莊蒙羽翎申宮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山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麗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久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言嘗為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公而門者難之其僕操董而罵曰諫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予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爭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今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

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按此下方結出說難主意

茅坤曰斯以藥火非一節罪不可追矣

增李廷機曰後來李斯下獄欲自陳亦竟為趙高所沮此天道好還之理此商鞅坐舍人無驗者而卒以自殺何異

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入君據法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翁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耳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慎到趨葵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縮傳附陳希如樊鄴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傅周緜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交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劌讓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或廉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皆出于老子

評點史記卷之六十三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揚慎曰此譽多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條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議之曰先黃老焉何耶○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謂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巖谷 脩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

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

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

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

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且

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賈素驕貴以為將

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補歸有光曰簡明勁直亦與事稱茅坤曰列將傳以兵法為案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潛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凌約言曰苴故賤恐法不行而請所寵所尊蓋逆知其必不用命而欲藉以行法也立表下漏斬賈之意已萌矣至于什表決漏而其意已決奚待問軍正哉惜賈在

其計中而不悟耳
○盧舜治曰齊景
公時晉伐阿甄燕
侵河上齊不能禦
晏嬰乃薦穰苴為
將直未出師以後
期誅責入莊賈以
君之使馳道斬其
驂駟二國聞之各
解圍遁去此所謂
先聲以奪敵之氣
不戰而屈人之兵
幾神武矣由是景
公寵之而齊國之
兵民文武悉歸心
於田氏蓋手足之
疾愈而腹心之病
不可救矣故予謂
田氏之篡齊晏嬰
與有罪焉穰苴齊
之宗人田乞也
唐順之曰此與孫
子斬寵姬之意同
茅坤曰斬賈之事
漢以後不可行矣
吳寬曰兩狗三軍
則三軍無不用命
遂可決勝于千里
矣吳待燕晉開風
散師而後知勝哉
直可謂知兵者
茅坤曰將必有此
一著然後能訓軍
於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
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
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
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
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
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遣使者還
○正義曰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循行示也

或疑之以左氏不
載也按晏子云景
公飲酒夜移於司
馬穰苴之家前驅
欵門曰君至穰苴
介冑操戟立於門
曰諸侯得微有兵
乎大臣得微有叛
者乎君何為非時
而夜辱公曰酒醋
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將軍樂之穰苴
對曰夫布薦席陳
簞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此事可入
傳

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
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比
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
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亾封
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
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己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
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
田乞田

按考要云和原
號太公因原名
因齊田敬仲世
家云太公求為
諸侯周天子許
之十九年田和
立為齊侯和卒
子桓公午立桓
公卒子威王因
齊立此不云和

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用兵
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

為侯似關也。楊慎曰少褒言溢美也。趙恒曰闕廓深遠以兵法之揖讓言言雖三代之兵亦未能竟其闕廓深遠之義也則司馬兵法闕廓深遠之文亦少褒矣言過其實也夫三代且然况穰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其揖讓乎不揖讓便是詐謀齊威所論所擬非其倫也意如此

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疆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

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二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

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

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

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

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

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王名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贖與麗涓俱學兵法而贖以兵法為齊威王師及死麗涓顯當時傳後世者皆兵法也篇終結兵法

應二字與首句相
 茅坤曰斬王之寵
 姬二人此與田穰
 苴斬莊賈同律
 何大復曰古者天
 子之遣將躬為推
 轂曰聞以外將軍
 制之故吳王用孫
 子而寵姬戮齊王
 用穰苴而莊賈誅
 二君者非不願寵
 幸也知將不可以
 寵幸奪也
 楊慎曰不願下觀
 蓋有憾于殺二姬
 也
 方苞曰楚之戰
 功吳起實專之吳
 則申胥華登之謀
 居多故傳中曰孫
 子與有力焉古人
 不苟於言如此孫
 武吳起論兵具有
 書圖問破楚入郢
 北威齊晉武與有

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
 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
 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
 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
 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
 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
 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類忍反龐
 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
 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
 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
 使者如梁，正義曰
 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力楚悼王南平百
 越北并陳蔡郢三
 晉西伐秦以相起
 故則武與起之戰
 功不必言矣故以
 虛語總括而所載
 皆別事也孫臏在
 齊田忌容耳其再
 破魏兵皆田忌將
 故詳著其兵謀此
 虛實之義也
 董份曰重射謂以
 重相射即下千金
 是也註非
 王鑿曰孫子三駟
 之說可以施之射
 金而不可以施之
 軍旅槍鼓之間乃
 有欲祖之為陣法
 者何也
 余有丁曰穰義當
 為擊非才戰也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
 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
 重射。索隱曰策且也
 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
 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
 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
 之時也一云質謂期非也孫子曰：今以君
 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
 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
 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
 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
 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紜也解雜亂紛紜者當善以手解
 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
 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擻解之無以手助
 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按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批亢擣虛。索
 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
 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
 以言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
 之也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

王整曰攻其不備

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

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

蹶猶蹶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

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

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

茅坤曰孫臏滅龐涓與韓信背水陣同韓信以孤軍深入趙危地非為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趙壁之旁者可以拔趙幟而立漢幟矣孫臏疾走大梁故知龐涓之輕之

以齊為怯也曰為滅竈則可以誘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倍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蒐而吾為伏以襲之矣

唐順之曰此并是將略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勝者茅坤曰吳起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所以首尾無呼應處

方苞曰武與起之書世多有於傳論見之臏之書則無傳焉故於傳曰世傳其兵法

唐順之曰借惡者語敘起事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

增補史記已平本 卷六十五 孫子與起列傳 三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龐涓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

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

不宜用魯君字。王世貞曰大史公著吳起殺妻求將事而韓非子亦云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與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與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命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與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合二說見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

王維楨曰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茅坤曰將循者將之先與穰直同董份曰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董份曰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節廉

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衛是也或者起未委實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豈其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少異

王世貞曰。余將適齊。渡清河。抵太行。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乎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分界。兩山相對。數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雪意吳起所謂左孟門右太行者。即此兩山相對者也。信險哉。姑記之。

按此與文侯時李克翟璜論相同律。

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行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 尚

按太史公只以於是二句收括上文僕言一段毫無滲漏何等筆力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上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禁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

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萬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黃震曰：按稷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具起說武侯以形勢不知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凶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二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凶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別孫臏策龐涓，吳起相親，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

按孫臏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茅坤曰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足練又曰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按此傳事蹟盡出左傳而文法少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者其孫也王世貞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茅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

會茅坤曰伍奢此諫與無忌相反宜平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不容誅於伍奢子何過

邵寶曰伍尚之就死正也奢之逃生權也雖然奢豈真知權哉奢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遂不當立者取譏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甚也奢豈真知權哉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告太子語以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馬之姓名也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音火詭反索隱曰鄒氏作詭詭罵也音迨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

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凌約言曰傳子胥不忠郢也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仇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已仇也白公復父仇也此敘事之微也

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賈島選及索隱曰劉氏貫音嚮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入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入也為後子胥救楚案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

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勅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勅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

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一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

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

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

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諸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

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

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

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

茅坤曰子胥入吳日久不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為公子光畫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不厭

其詳

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

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列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

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

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駟案六古國皇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

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八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

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

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

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

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

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亡賚反王不聽遂以其

余有丁曰按左傳卻宛為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表黃曰子胥父子以無罪為戮於楚員奔吳說王僚伐楚不果從知公子光有異志乃以專諸進光光客之員退耕於野待專諸之事蓋以吳市光也專諸弑僚光代立為王德員舉國委之遂伐楚入郢鞭平王之屍予謂員己之志則酬矣其如吳王僚何夫佐其君弑其君以報爾君之殺而父何不怨之甚也禮無毀人以自成

也員之毀人亦大矣使僚有子如員之屍將能免乎是尋刃之道也惡得賢

某坤曰聯其警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補方苞曰鄆小國楚滅而邑之封曼成然楚邑長皆僭稱公春秋傳諸侯縣公皆實寡人是也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寶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議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

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駟案子常公孫尾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鄆鄆楚都○索隱曰鄆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

鄆昭王出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鄆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鄆古之鄆國鄆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鄆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上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鄆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

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

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讐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无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王世貞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冒物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補方苞曰荆蠻吳越更疆齊晉伯統並絕惜魯用孔子而不終也

茅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摠案

施之索隱曰到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

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

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鄆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

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葵○索隱曰蓋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鄆徙於郢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

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檣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

按越絕書云。詔為入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詔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增屠隆曰。連下吳王不聽。可為眼目。

增陳沂曰。與謀國事。以子胥之謀。益疏子胥之謀。此三謀字相呼應。
王維楨曰。伍員借吳力得報父仇。故

爾忌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忌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正。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一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據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

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

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盡忠謀如此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詔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有此一著。以之賈譏而禍其身。
徐禎卿曰。言譏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王鏊曰。賊臣乘間以讒毀賢者。

詔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詔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悞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悞。音皮。逼反。

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

增李東陽曰數句連用我字若字文法奇崛與張儀激楚相語同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廬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死可救者于是為去之可也出則以擊累于人而又入以即死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勇士也歟
茅坤曰子胥忿恚如是則其在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讒之所由興也增屠隆題伍員廟云伍相忱慷士重義輕其軀壯哉白日心皎皎置不渝解劍豈徒爾投金

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子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語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凶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凶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况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謂解門也今名封門子胥濤濤羅城開此門有鱗鱗隨濤入故以名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正義曰盛音成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南今廟見在

表區區入郢已覆楚浮江終報吳感激千載下以為壯士模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遂道縣東南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

宋豈曰勾踐誅伯祖斬丁公以狗不忠于王此二事可以為賣國者之戒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鼻一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葉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葉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葉南四十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

歸楚二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

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

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于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

自礪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于西于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

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

朝索隱曰左傳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

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

楚之大夫王之負楚惠王匹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葉公聞

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公之徒敗匹走山中自殺正義曰

山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

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

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

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

凌約言曰白公爲父報仇石乞爲王蓋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茅坤曰古之死士風旨若此

王維祺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按子胥以忍成

功白公不忍故敗

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索隱曰寤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

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惡負獨忍詭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扶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以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

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中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絲廢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

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

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隱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素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則平王乃胥之讐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讐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其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服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讐付之胥也是雙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一 伍子胥列傳 七

增補史記評林 伍子胥列傳 七

增補史記評林 伍子胥列傳 七

增補史記評林 伍子胥列傳 七

增補史記評林 伍子胥列傳 七

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讐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讐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讐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蓋乎退適子胥誠當此時及旃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忠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寒宰嚭之口却屬鏹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如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葉骸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正義音僻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柴也愚何晏曰愚愚直之愚由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

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

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入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益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仲尼弟子列傳

作縣置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從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訛耳論語釋文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黨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絮無申黨之怨是以振為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根今圖有黨無根是以黨為振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根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

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

方不忌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記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所

笑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錡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草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

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已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

夫不食汗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

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

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

增補已巳平木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二

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而二申復並祀焉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骨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孔子魯

列諸從祀而刑除所重祀者若于今式若公伯寮乃李氏之黨非孔子弟子

子遜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之列此則不容一日不正者疏上覆

下禮部議今摘附于此至嘉靖中我世宋肅皇弟從輔臣之議果存根去

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俱罷從祀遂伯玉林放各祀於其鄉一如何氏議焉程學士亦有考正孔廟祀典議

具經世宏祠中蘇軾曰昔孔子以筆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增

人之細事何哉蘇

孔子以神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之治仲弓

必于其小焉觀之

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

人能碎千金之璧

再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

不能無失聲于破

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金能搏猛虎不能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

無變色于蜂蠆孰

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之之事也子曰行之子

知草食瓢飲不為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自父兄不可自專

哲人之大事乎

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論語孔註釋作

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

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子

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犴豚

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

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

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

里嘗事孔子終身

不仕浴之人何以

廟而祀之浴之西

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五里冉子墓在焉

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其學授諸侯之國

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而冉子死於是耶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然考之冉子死而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止顧

孔子與之訣蓋死

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

鄭也豈冉子嘗授

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

學於浴既返而門

聞不得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

人或得其所遺衣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冠遂愛其道哀其

者孔安國曰緼泉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

死而相與謀葬之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後之人因墓以廟

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

邪予又嘗疑孔門

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隱

諸從游者孔子亟

曰蒲衛邑子路

稱之不置至伯牛

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

則必一言一行傳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三

豈者矣、論語孔註無故曰二字王維慎曰子華怪之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維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雜奮豚揚唇吻之音聆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關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益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者不難處死子路惟衛難結纓而死夫子

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賈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匹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賈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惺之邑宰蕢賈乃與孔惺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賈入孔惺家惺母伯姬劫惺於蒯疆與之盟而立蒯賈非惺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賈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賈蕢賈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賈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賈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寔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一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寡何哉

李廷機曰史記孔惺之難蕢賈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據論語隱義蕢賈一曰狐黠以詐墜子路折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日請覆子之目子路以衣袂掩目遂殺之又師覺後孝子傳子路之子仲孤屢告於夫子夫

子曰行矣賢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且以蒲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子曰行矣賢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且以蒲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子曰行矣賢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且以蒲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四

鳳文館藏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櫟之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氏曰朽腐也王肅曰巧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予我田闞余罷

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予我田闞余罷

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予我田闞余罷

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予我田闞余罷

弓木戰與子雀戰而死然則狐壓蓋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雀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柯維騏曰按闕止有龍牙簡公為田常所殺闕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闕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也
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遂弑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証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二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詔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

不然幾厚誣賢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闕止子我之辨亦紆曲矣不若是証之明也
茅坤曰子貢抹魯一事必當時傾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觀覽焉
王安石曰子貢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守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池索隱曰越絕書其池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

毀者或損其真子
貢雖好辨詎至于
此耶亦所謂毀損
其真者哉
論何孟春曰按韓
非子曰齊將攻魯
魯侯使子貢說之
齊人曰子言非不
辨吾所欲者地非
斯言所謂也遂舉
兵伐魯夫子貢使
齊或有之未嘗之
吳之越之晉也且
子貢以言語稱孔
子謂其言而中多
言而已何至若是
果若是則子貢乃
真口舌之人便覆
之徒何以為子貢
李東陽曰兩用
名實字宛是戰國
氣質

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田
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
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
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亾魯實困疆齊智者
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
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
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亾繼絕為
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
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
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
惡猶畏

按家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並載
此語蘇代說燕
王繪語與此同
見戰國策
光緒曰余讀仲
尼弟子列傳獨
惜其以說客目
子貢屢欲捃拾
諸書稍雅馴者
以補傳而去其
說吳越者尚未
能也今為詮次
一二于左其傳
曰端木賜衛人
字子貢少穎悟
孔子常器之其
博聞淵識具魯

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
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
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
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
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
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
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
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堯
反其志王肅曰激
射其志重
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論語中嘗適吳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

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祗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七

辭明矣
揚慎曰太史公信

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貢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強晉而伯
越其文震耀其詞

便利人皆信之雖
朱文公亦惑之獨

蘇子由作古史考
而其事始自若如

太史公言則子貢
一蘇秦耳

黃震曰謂賜而為
之何足為賜謂非

賜所為其辨說之
辭雖儀秦不之及

何物史臣偽為此
書是當闕疑

韓愈曰子夏之學
其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

方之為人荀卿之
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子子子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

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今見在其子死哭之失明

光緒曰家語云
卜商嘗逐衛見

讀史志者云晉
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
已亥耳讀史志

者問諸晉史
果曰已亥於是

衛以子夏為聖
魏文侯師事之

而訟國政焉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八

鳳文館藏

論文夫達下有也宗

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女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日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

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題三尺。艱穀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

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

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

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友。南游至

曾完委餘篇云。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瘦也。及觀李龍眠

李觀曰。或曰。仲尼區別四科。曾參不及者。何也。予對之曰。此仲尼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使曾參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曾參之孝。不後于冉伯牛。仲弓也。必矣。

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其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為宓較可知矣。處字從音。呼宓從宓。音綿。下俱為必。末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

力者。榮任。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

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女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

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增補史記平林

卷六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九

鳳文館藏

增王世貞曰。宓子賤治單父。而臘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洽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教之也。

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亾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

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

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憚

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

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治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緡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問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俱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播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謙故不答也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自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公哲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

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于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哉字皙。孔安國曰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哉曰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賜

吾與哉也。周氏曰善哉孔子喟爾歎曰

顏無繇。音遙○正義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

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車以葬。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日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曾補史記平水

仲尼弟子列傳

十

鳳文館藏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子善之而記載季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若是乎敗禮甚矣何修之有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點之修禮也

光緒曰按此則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獨存者恐未然也

光緒曰按禮弓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即此可見子羔之美質矣抑亦在變化氣質之

商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弘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弘子夏門人弘

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周武王封淳于國何元朔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

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邱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邱亭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孔子使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克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

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謗患子路也孔子曰道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僚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

言也詎孔安國曰詎難也曰其言也詎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詎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詎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

夫何憂何懼包氏曰汝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論語孔註譜作

後學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論語孔註情實
間有情宗

註負子之器論
語包註作負者
以器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信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

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湧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

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論語何註可下
有友字
劉知幾曰孔門弟子聖人品藻已詳門徒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于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逮尼父既沒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

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四後使行遠路良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

改者此不取之益
妙處正在不說破

宋濂曰有若狀似
孔子共立為師此

鄉魯間野人語耳
觀孟子書則始嘗

誅之後弗克舉安
有撤座之說乎

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六五丙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丙象艮丙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類同云何以知之丙象是本于一民變為二醜二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

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分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

姓不婚而君與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可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以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世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世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列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

按此一段緒上起下

漆雕哆音赤者及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于為次乘過市顏高為衛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子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子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

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子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哲。正義曰衛人

門午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高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按徒父字子有

正義註已出上公孫龍下可刪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鄭音堯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鄆單鉅鹿有鄆縣太原有鄆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光緒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丕。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愚按不慈當作不茲。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御重如偃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爲是。
補方苞曰秦商字子丕家語字丕茲左傳秦厘父生丕茲事仲尼。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怕。鄭玄曰魯人。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異字欽。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欽文翁圖作國選益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異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子。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光緒曰按索隱曰家語云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

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

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敘興闕里道在取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貸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

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既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晒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患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一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己加乎人窮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水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

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祭。後從大梁而稱祭也。曰公叔病有不可

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

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

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

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

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脉何等貫串。補方苞曰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畧不具而獨詳記商君之法者。著王道所由以滅也。費袞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便為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

之術始能帝秦卒能凶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矣庸可知矣温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王元之曰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董汾曰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

惇哉索隱曰疾重而惇亂也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

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矣人耳安足用邪景

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

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

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

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

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

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

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

以迂濶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

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

邵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王道者不屑于王

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知王道者不屑于王伯而況于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_{句整}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音悅

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為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

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益商君

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於富強之術深矣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

楊慎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法備載廷臣論難與趙武靈王變胡服事同一書法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

按韓長孺議代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

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執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

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

增補

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

增補

商君列傳

增補

商君列傳

增補

商君列傳

一、徐中行曰及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
二、上造
三、篤象
四、不更
五、大夫
六、官大夫
七、公大夫
八、侯大夫
九、甸大夫
十、采大夫
十一、衛大夫
十二、男大夫
十三、采大夫
十四、甸大夫
十五、侯大夫
十六、采大夫
十七、甸大夫
十八、侯大夫
十九、采大夫
二十、甸大夫

法。徐中行曰及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增焦茲曰太史公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洽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奸而已故其治不罰告奸者與殺敵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亾索隱曰指殷紂夏桀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正義曰民有二人男不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

同賞此泰俗所以日壞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厥情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方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為本不自知其弊耳

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甚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印上言不便之人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疆音

從於是行不測之賞誘之于先用不測之刑驅之于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然後驅之戰鬪則死敵罪之秋父與君則不敢違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問言皆徒木之所致也

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隘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拔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

衍字 王維楨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為始也 光緒曰誘般滅蔡春秋誅楚子之譏而大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蓋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商鞅以是給魏將而綱目大書曰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誘之一字其詞嚴矣秦楚雖譎能逃聖人一字之誅哉 王維楨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註三邑恐二邑之訛 王整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魏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冰州浚儀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一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八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謂守謙敬音悅與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

陳寔曰反聽之謂
聰內視之謂明自
勝之謂強反聽內
視者及已視省之
謂自勝云者內有
以克乎己私則天
理勝乎人偽自能
剛而立也索隱謂
守謙敬而人自伏
雖與下文自卑之
言合然恐非本義
也

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
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
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凶。正義曰以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
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
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半。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
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索隱曰謂立晉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
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

田汝成曰。歷謂五
殺大夫之德。俱本
虞舜有言。自卑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傳。又一
一反五殺大夫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補方苞曰。泛論教
化之理。命出於口
而教型於身。故化
民也深。而民之效
之也捷。

增補史記
平水
商君列傳
五

增補史記

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正義曰音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此
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其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黜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
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
於命。秦君之命也。言入具鞅甚於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
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登。屈盧之
隱曰。闔亦作級。同所及反。鄒誕音吐。騰反。登音遠。屈音九。勿反。按屈盧。于將。古良匠。造矛戟
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鑿也。方言云。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鑿。其柄謂之鈐。釋名

徐中行曰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獲侯也彼所謂顯岩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鞅能薦良以自代歸商於而灌園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茅坤曰華為商君峻法有此一著纜工

云戰格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特德者昌。恃功者凶。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

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

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

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

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囚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囚，至關下，

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

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

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

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

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去鄭二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

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列。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顧，誠也。跡

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

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諸國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

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

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

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誓云

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

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者若齊桓晉文者，桓不

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

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齊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冷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凶，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劉鳳曰：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難以其身覆而秦遂

增補已巳平本

商君列傳

日以興韓則徒託
之空言而已嗚呼
亦其遇不遇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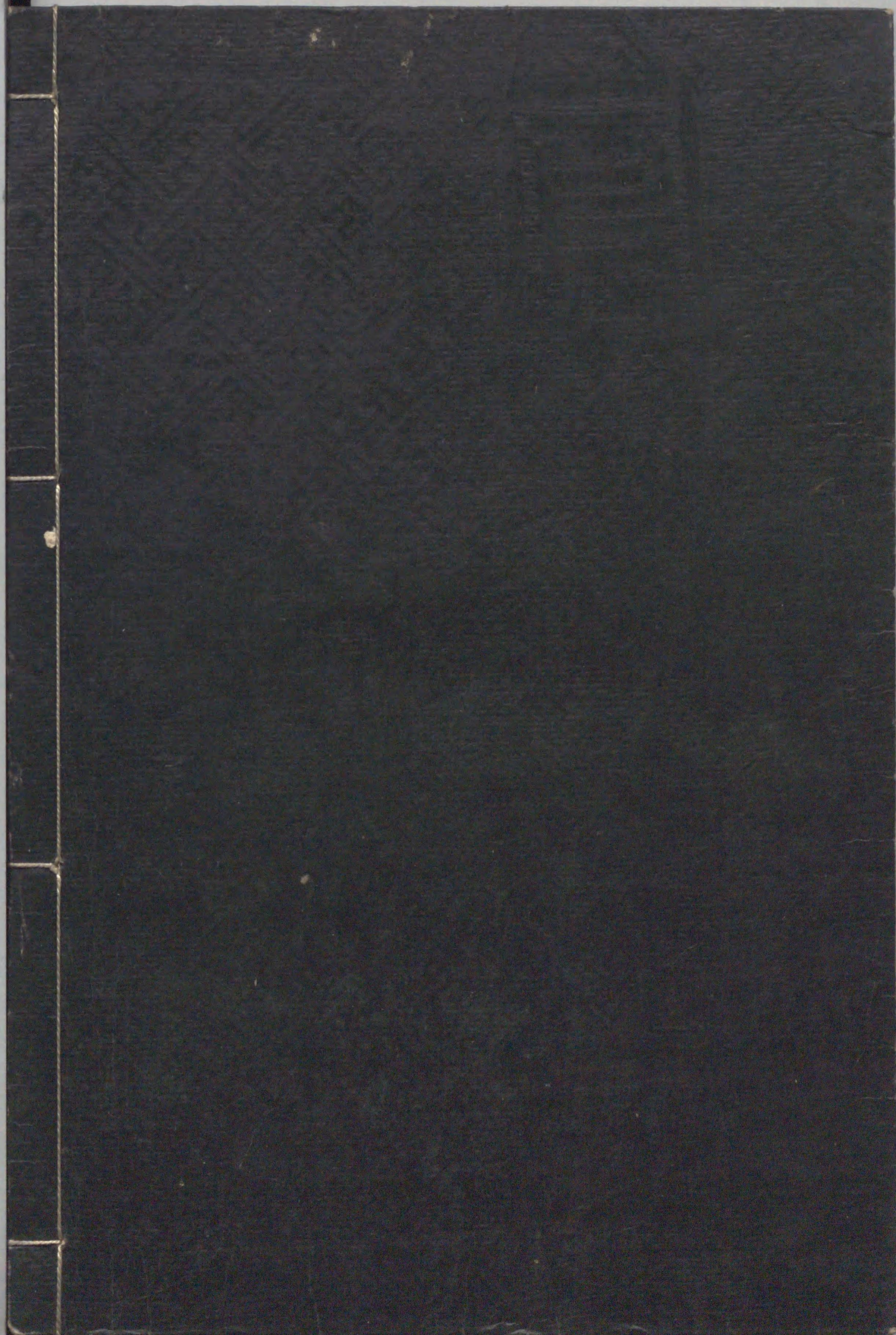
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
思之蔽帶甘棠之詩是也管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
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鉞錢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
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述莫之隱所
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
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王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
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
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并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
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
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
印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
體殺入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為奴祭刑之輕
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
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齊



222.03
S229R

222.03-Si229Rs-Rh

1200701121400

集約済

8冊

243.

亀田文庫

